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三十九

表奏一

對見二

對問三

諫諍四

表奏一

白上聞

上言

白奏

青蒲

伏青蒲奏事

起草字誤

漢石

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尾五令乃四不足一獲譴死也

子公常受人金錢削橐 漢孔光時有持被覆之

作章奏卒以此敗削橐 所言輒削橐持被覆之

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

使黃門持被覆削本草 後漢樊宏靡卿所上便

寫削毀草 後漢皇甫嵩義真前後上表陳諫有

損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

仁

於外焚草魏志荀彧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竒策密謀不得盡聞也又

魏志陳群長文密陳得失每上封事又晉羊祜

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又叔子嘉

謀讜議皆焚其草私竊其草漢師丹使吏書奏吏

故世莫能聞之私竊其草丁傳聞之告丹上漢汲黯字長孺事

封事行道持其書遂策免丹敗章吳志太史慈

上時在武帳不冠見黯起避敗章字子義任郡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如此先聞者為善時州

曹吏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

章已去郡曹恐後之可求使者慈年二十一以

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城詣公車門州吏始來

慈謂曰章題得無誤乎取視之因以刀截敗之

州吏大呼曰敗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君

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

等耳吾不獨受罪若默然俱去可以存易亡吏

亡去慈既出城因遁還通郡州章遂受其短

周禮宰夫以諸臣之復萬人之逆注逆反迎受

廷奏事自上而不逆謂上書條對急變聞事去

也御僕吏之逆萬人之復條對急變聞事去

副封也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副封謂副本壅

於上聞程奏巧為奏自決露草疏舉

賈誼草章草奏不及奏蕭何守關中事有不

之太守請自奏事漢京房出為太山太守奏請

初許之房論石顯五鹿充宗而上封事曰辛巳

霧氣復乘太陽侵已郊庚辰間必有隔絕臣不

能乘傳聽之忘倦馬援善談說每奏事露章

奏事也聽之忘倦上聽之而忘倦也

武君公遷揚州刺史所舉奏千石必先露章

服罪者為虧除免之其不伏者極法奏之

伐卻誅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

戲林一枝崑山片玉侍中奏免誅官帝曰吾與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耳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議所奏

事趙充國翁孫每奏事上輒下其奏議臣**孔**焚

藁高士庶奏議未嘗不**削藁**戴胄所敷奏時政

已即削藁**焚**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

秘外莫知**焚**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

也**作章攬筆而具**蘇味道吏部侍郎裴行儉才

道為左金吾衛將軍情味道**削諸武封**岑羲為

作章攬筆而具開徹清密**削諸武封**中書舍

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徵上表削諸武封

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羲為之詞詎勁切

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房玄**上封者**

欲加譙黜魏徵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

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

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

悅皆勞**論事先白長官**顏真卿時元載多引私

遣之

曰羣臣奏事皆挾讒毀請每論事先白長官真

卿上疏云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

方鉗口**草遺奏**令狐楚鄭儆繼領大原引掌書

結舌**草遺奏**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大原

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儆暴死不及占後事

軍大謹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

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疾甚自**

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

力為奏謝天子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

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

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

照洗辭皆曲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崔羣數陳

無繆脫同上

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

密之言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

則它學士不得上言**頗用古言**鄭餘慶奏議頗

矣固辭見羣本傳

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無遺奏**裴度薨帝怪無

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遺奏勅家人索

之得半藁以儲貳為請無私言草奏皆意所不及張嘉真補平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此頗有佳客乎吏以嘉真對試命草奏皆

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真所為因請以官讓疊署二封李澄

章必疊署二封腕可斷表不可為黃巢據荆南士大夫笑其野

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置書左右裴耀卿為濟而表不可為巢怒殺之

子東巡帝謂張說曰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左右以自戒

此其愛遺表顏真卿李希烈拘送真卿蔡囊封人也

秦事韓全誨張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批監軍表梁守

院使見錢徽批監軍表語簡表責太重干頓誣約嘆曰一字不可益邪衛之

刺史元洪朝廷不欲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

送至棗陽頓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言甚淺鄙司空頰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

刺史言甚淺鄙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追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

怒推正言下榻詎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即言頰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頰亂

兵劫其衣以敝服敝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

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後權軍府事五代帝狩奉天李懷光率所部犇命李懷光帝狩

率所部犇命將抵奉天前遣裨將詔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吾朔方使也繼而上比登

身被數十矢帝被圍急聞之喜剗肝以為紙瀝即持詔大號城上人心乃安

血以書辭歸彭城我欲進短策無由至丹墀剗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威鞿一讀已

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瘕臧

封在骨髓 耿空自奇 耿明朝有封事 杜宿左省明朝有為

今體章奏 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

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 兩章對秋月一字階華

星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兩章對秋月一草奏

七卷 唐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潤色之餘論

卷覽公之奏則寫宣 王起帝嘗以疑事令使者

知公之為臣也 陳事者悉上封 太宗本紀貞觀元

凡成十篇號 書令侍中朝堂受訟 辭有陳事者悉上封

對見二

白書日三接 揚于王庭 書思對命 禮史進

對揚天子休命 造辟而言 詭辭而出 梁穀

言造膝 事不可書傳 史范 天威不遠 顏咫尺 傳

龍顏 君召 謂上為君 漢夏侯勝質朴守正

前上為君 誤相字於上 衣褐見 漢虞將軍與妻敬

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 汲黯曰齊 忘食 朝奏事

人多詐始與臣等議而今背之 庭詰 弘曰齊人多詐 敷

天子曰盱食丞相克位 庭詰 弘曰齊人多詐 敷

奏書 有度 漢霍光子孟每出入 長者之言 後漢

光祿勳劉琨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

笑其質訥帝嘆 應諾 封侯引上殿不習朝觀被

詔登不知儀式帝令侍臣滿中贊引呼隴西有

疾魏志鍾繇元常有疾拜起不得時華歆亦以

自是三公有醉睡後漢劉寬文饒每引見帝令

帝問太尉醉耶寬對曰臣下不醉面折後漢馬

敢醉但任太責重憂心如醉也醉面折武子張

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盤辟雅

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也盤辟雅

拜漢何武舉方正士召見漏洩夏侯勝常見出

勝勝曰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嘉言布於堯言見

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之也堯言見

注孔見內殿以簾自障張嘉真武后召嘉真儀

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白臣草茅之人

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

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神氣爽徹占

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

對有序源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踰月不得見宗

巨拜夷陵太守安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

張垆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揚國忠忌

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

知之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勅宰相與語久

不得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因所短詰其細過

罷魏徵陳十漸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

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因所短詰其細過不克終入漸也下有陳當不時上李遜故

以畸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有所宗悅從之雙日開延英張茂昭為節度使至京

者幾何雙日開延英張茂昭為節度使至京宗悅從之

罷陳子昂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

召陳子昂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

母拜白敏中懿宗立召拜門下侍郎數月足病

不任謁俾對便殿母拜右補闕王譜奏言

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它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詔延英坐日許

百司長官二負言闕失謂之巡對薛珽為京兆尹是時韋彤

為萬年令珽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珽形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

官二負言闕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陸贄帝又失謂之巡對

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

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不疑至檢

人賣為威福今茲不待日召見張建封貞元四

之禍推誠之敵也年拜徐泗濠節

度使十三年來朝帝欲一識卿面張萬福大歷

不待日召見延英殿三年召見代

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

屬何人帝笑曰姑為我了杲事且當御小延英大事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

召對苗晉卿拜待中時年老蹇甚乞問日入政

延英自始見軒陛元結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

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思言下悉情乃上時議三篇五刻罷李吉甫還

延英凡與六學士對便殿柳公權嘗與六諭遣

五刻罷陳京帝疑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當

對延英帝論遣京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詔百官以次轉對李琪又建

客謂雲屯當時上御乾坤多事盡儒冠墨

紫殿不獨卿相尊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

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許出行自陳又不以時請

召百官以次轉對五代史五十四對盧文紀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

對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對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

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
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
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迎謁于道
諸閣門請對五代史五十五
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
見召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
每延英對宰

臣率漏下十一刻
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本贊

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命輟朝天子以雙日視朝乃

氣息平均
均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

上曰常聞李遠詩長日惟銷一局棊豈可臨郡
哉對曰詩人之言託此為高興未必實然幽閑

吹詔書引上殿
引上殿奮舌動天意杜甫逸從

弟親望穆穆之光
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

對問三

白下問 清問 不希旨苟合
漢孔光子夏習

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
不彊爭時有所言輒制藁草

禮待訪大議輒據經以對
吳志闕德澤潤

典所疑輒 **不能對**
實德玄贊圖封禪帝次濮

對許敬宗具道 **失旨**
崔湜帝將誅蕭至忠等召

其然帝稱善 **失旨**
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

所問謹無隱湜不從及見對
辯對益詳程名振

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合旨帝勃然詰
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

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 **每召**
未識我一旦請讓而辭吐不屈真奇士哉

與語雖甚倦徒倚軒檻猶數刻罷
韋思謙高宗
語雖甚倦徒倚 **陳治亂所宜**
王及善擢魏州刺
軒檻猶數刻罷 **陳治亂所宜**
史武后因延問朝

廷得失及善問外事陸元方同平章事后常問

陳治亂所宜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

碎務不敢以聞選縣令詔問所以安人者調郵

成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問家

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百人惟濟居第一問家

世及年溫造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

犬馬之齒三十昏繆失對竇誕太宗與講天下

有五帝奇之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

事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

事曰朕宮中所對惟宮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

樂也延英奏事五六刻乃罷韋渠牟為諫議

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渠牟每雖數十事未

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嘗書于笏王播善占奏雖數問除二鎮陳夷行

彥成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州寧議皆出嗣

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

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

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茲臣數

千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柄授人嗣復曰古

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

意邪帝以其言問天帝異稱邢文偉載初元年

相觸頗不悅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

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

五方上帝捺何而一對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

得

失

及

善

問

外

事

陸

元

方

同

平

章

事

后

常

問

陳

治

亂

所

宜

問

陸元方同平章事

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

碎務不敢以聞選縣令詔問所以安人者

成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問家

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百人惟濟居第一問家

世及年溫造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

犬馬之齒三十昏繆失對竇誕太宗與講天下

有五帝奇之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

事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

事曰朕宮中所對惟宮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

樂也延英奏事五六刻乃罷韋渠牟為諫議

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渠牟每雖數十事未

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嘗書于笏王播善占奏雖數問除二鎮陳夷行

彥成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州寧議皆出嗣

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

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

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茲臣數

千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柄授人嗣復曰古

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

意邪帝以其言問天帝異稱邢文偉載初元年

相觸頗不悅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

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

得

失

及

善

問

外

事

陸

元

方

同

平

章

事

后

常

問

陳

治

亂

所

宜

問

得

失

及

善

問

外

事

陸

元

方

同

平

章

事

后

常

問

陳

治

亂

所

宜

問

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資閑殿曠廷聖德紀頌

閑殿曠廷無君臣阻越對揚同上宰執不正窺

阻越對揚狼噬虎食持膏銜嚴遂高居未嘗臨

肉蓋以多言為已曾不致君

問陸相奏議陛下嚴遂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

相諭宇宙之對有理趣崔珙為嶺南節度使入

廣何由自通對延英文宗訪治道後

先珙對精亮有理詳洽王徽昭宗立見敷奏姜

趣帝咨嗟久之輔有高世之才每進見辭吐華暢武見肅宗且

敷奏詳亮德宗器之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占奏俚近鄭光七

對延英占奏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

唐文宗贊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賢相與舊德老臣

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

路屏褻狎之臣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

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劉蕡策

諫諍直諫 諷諫 彊諫 密諫

諫諍匡諫 納諫 拒諫 謗諫

諫諍不諫 賞諫 諫父母

諫諍諫朋友附

白開諫諍之道關忠謹補察自卿大夫已下皆

察其過獻可替否治煩有諫而無訕為人諫而無

驕唯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張良曰忠

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士季三進

及雷傳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詩夙夜在公

獻納日月出入諷諫論朝夕上下通情辭親策名則將

身許危君陷惡臣何以匡救其弼違舜曰予違汝

工執藝事以諫朝夕納諫以輔台德也况

當不諱之朝宜勵勿欺之節謹言嘉謀匡其不及命

百官箴王闕過則匡之失則革之傳史為書

書其得失瞽為詩諷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大夫

規誨規正也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庶人謗

百工獻藝並左補闕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臧

伯諍臣七人子天進思盡忠退思事君以忠遂

事不諫為臣不易一言興邦三進量而後

入禮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上無嘉

言罔攸伏書司諫掌糾萬人之道保氏掌諫五惡

道尸諫史鮒死遺令殯於階下靈公來吊問之

也王令殯於此公乃對殯退彌三諫不聽則去驟

子取進蘧伯玉遂改殯焉彌子瑕進蘧伯

諫請留將晉師為楚敗荀相子請死所晉侯許

也夫其敗如日月之食何損於直諫是以伏

明三日晉侯乃使復其位傳直諫是以伏

死而諫藥石之言子曰事君勿欺而犯之

犯顏有犯無隱謂王陵曰面折庭諍我不知廣德之上樓船漢

謂王陵曰面折庭諍我不知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

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薛

頓首諫上怒廣德又曰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

橋朱雲之折殿檻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斬佞臣

張禹上怒令將雲下斬之雲

張禹上怒令將雲下斬之雲

張禹上怒令將雲下斬之雲

攀檻折後欲理檻上張良逆耳之忠見諫杜欽
曰勿理以旌直臣

拂心之直 佩刀斷車鞅建武八年車駕西征
郭憲諫不從乃拔佩

乃迴駕帝曰恨不用郭憲言破家為國
魏志

上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逆意
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也

指諫 將表效於公忠豈敢辭厚智在圖危直

惟惡許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非罪陷刑是重納

直能寤主仁有殺身 盡忠無他身許愛死不

諫何以寧違忤以遷善豈順從極言直道辛毗

引裾魏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土人十萬

其裾帝怒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

毗曰今徙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漢書 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 楚辭云寧

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居然則忠不陷君亂無立

辟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獲罪於天 邦有

道危言危行也危厲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伊矧

君臣實惡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禮 既非言遜之朝詎有身實賴有位之士匡其

繩愆紂繆革其頭朝乘輿後漢申屠剛諫帝出

乃以言取罪 臺鍾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

鐘民必哀以哀諫景公敗十二日不反晏子

為樂非君民也曰嬰願有復也遂止之君

安野不安國好獸而惡人乃諫愛槐齊景公有不可乎於是罷畋即歸也

守曰犯者刑傷者死晏子諫曰君享國德未及於衆而刑辟如危國是不可以治國安民也遂

罷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大寒鑿池范春曰天寒乎哉春

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也楚莊王攻宋子重

諫曰今君厨肉臭而樽酒敗三軍楚靈王坐章

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

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史高祖欲

地曰蹙百姓乖離君內寵無乃甚乎以趙王易太子

背哉必欲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

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

振動奈何以漢書上幸甘泉因留射獵薛廣德

天下為戲

東困極民流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

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宮勞倦陛下亟反宮

與百姓同憂漢郅都景帝時為中郎敢直言面

折大臣於朝堂從幸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

之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有寧

亦不傷姬太后聞之大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延

喜賜金百斤上賜百斤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延

袁百里諫者七十二人有諸御而入諫曰昔虞

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龍逢

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遽追

之曰吾用子之諫先諫者不足動寡人之漢武

心至死出今日能入諫者吾以為兄弟也

故事曰汲黯諫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

殺之以有限之士資於無謝承後漢書曰陳蕃

已之誅陛下將何以為治

諫桓帝曰

當今之世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兵戎戰四方離散是陛下憔悴毀

顏坐而待旦之時也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

令諫者死

荀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上公曰危哉荀息曰復有危於此者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虚戶口減少社稷一滅君何望之諷諫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陳

古以刺今出入諷諫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

明言君惡不幾微也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注陳言其過於外或

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

臨食興歎 閻沒言小飲酒流涕晏子為大諷

者言非面折事不指陳或義引古今情見辭賦

庶為寤主有以興物 箴規 察補邦無道則危行

言孫 孫順也君心有寤 異擇善而從之臣節貴忠 終惡許為直者

忠而謀國 既三思而後行敏以寤君 亦一言為智下以風刺

上 舍肉 穎考叔發問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

謀 有被甲士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嘗當桑之時臣之鄰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

也 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遠笑其曠又吳王

欲伐荆少孺子欲諫不敢 乃懷丸操彈於茂苑

如此曰榆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螳螂委身向

前捕螳螂不知黃雀引頸欲啄黃雀又不知彈

在其後皆務前不顧後患王乃罷蜀志曰 大旱禁釀吏於人家

酒同罪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曰彼有淫具與

釀具同先主新序曰趙簡上羊坂羣臣皆裨褐

大笑而原之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亦問君侮

何若曰為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亦問君侮

臣者簡子曰何為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

勇者不為鬪三者不使則國難保簡子乃罷推

車又魏文侯與大夫坐問寡人何如仁君次問

翟璜曰君非仁君何以言之曰君伐中山不以

封君弟而封君子文侯怒翟璜任座曰君仁君

也曰子何以言之曰臣聞君仁臣直向翟璜

璜之言直是以知文侯曰善復召翟璜孔叢

子曰陳惠侯起陵陽臺未終刑者十人又執三

適陳聞之見陳侯與登臺觀焉曰美哉斯臺未

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陳侯默然乃赦執吏

國語齊景公愛馬暴死公怒欲刃解養馬者晏

曰請數之曰爾罪有三也公使爾養馬爾殺公

之愛馬汝罪一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為百

姓怨爾罪二也使諸侯聞○彊諫鬻拳彊諫楚

輕吾國汝罪三也公赦之○彊諫鬻拳彊諫楚

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君子曰鬻拳可謂

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懼

君非臣法但思紓國之難誠則奮震主之威如

美其忠愛也無居常不能寤主臨難徒晉侯之召周王猶不

罪鬻拳之懼楚子宜自納獲罪於天○密諫造

辟詭辭穀梁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削藁本也

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止封臣不密則失身

易啓乃心沃朕心書揚君之善與人語人告不

密上讓之對曰君伏青蒲史密勿○匡諫袞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詩沔水規宣王也詩篇百

官箴王闕張湛白馬生後漢張湛數諫上常

輒曰白馬生尚書履聲漢鄭崇數諫哀帝曰近

且復諫也臣盡規彌縫其闕匡救其惡匡輔匡益

後補察其政大夫規誨傳醉殺吳志孫權既

自起行酒震翻倒地佯醉不持權云翻起坐權

怒手劍欲擊之侍坐皆惶懼劉基抱權諫曰大

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有罪天下孰知之大汝

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一朝奔之可乎

為君耳將司聰也磨礪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

于革諫楚靈王諫安樂史沛公入秦宮室帳幃狗馬媯

為無道沛公故得致此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

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乃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納諫建善旌立諫鼓從

諫如流漢高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後賤踴諫

而無驕臣驕謂諫人君其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一日三諫晏子常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

大王有五失晉書齊王因輔政驕矜多過鄭方

致五闕若無子則容受直辭漢成堯設誹謗之

木舜縣招諫之鼓出令懸賞齊威王出令曰能

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從諫不拂

也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於是齊大治稽于眾捨已

從人 詢茲黃髮詢于芻蕘 高祖從諫如轉

圜漢爾心或開予禮虛受易虛已問政 白獸

樽晉書曰設獸樽於道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

舉之遺晏子曰合升斗之穀以蒲倉廩太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

一士之言也說苑拒諫違宮之奇之言虞不拒

伍子胥之諫吳為三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

過矣隨會諫復諫 比干諫而死紂殺周公曰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也禮曰為人臣三諫不

聽則逃之君臣有義則離諫者有刑莫敖秦違蹇

叔之言而師敗陳懷洩治之不從逆耳之言終

噬臍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故君子上

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朱

雲從比干遊朱雲直言帝令斬之雲攀檻曰誦

言如醉聞曲謨之言則桀殺關龍逢紂剖王子

比干陳戮洩治吳誅伍員忠諫者謂之誹謗深

計者謂之妖言漢書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忠讜杜口諫諍如或患難匡救禮許逃亡

亂風則服從不可則去禮以言取罪謗諫為人臣

微子去矣宣父稱仁以道事君不可事君道合

者有諫而無訕為入臣之禮不顯諫注謂明言君過不幾

也微堯設誹謗之木齊威出令事見納諫門子曰天下

有道則庶人不議 庶人謗 下以風刺上

詢于芻蕘採其歌詠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箴規也書每

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採歌謠也君子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矧伊忠臣豈

揚主之過有亡而無疾諫不從則亡去無疾患也子貢曰君子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監謗弭謗周厲王虐

國入謗王王使衛巫監謗以告者則殺防人之

口甚於防川召公曰吾能弭謗者為人臣者寡人不諫生則

縱其欲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 秦醫和謂趙孟云

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可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王不能禦天命不祐可

謂具臣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

諫則尸利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順也不諫則

危君見上注事上以忠則宜身許陷君於惡何用臣為寧違

忤以納善豈順從而忘危眾臣不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 汝無面從 伊訓曰臣下

不匡其刑墨注臣不正君服墨刑也苟賴其榮是為尸利不匡

其失宜及刑陳忠謹之言猶聞廢獻替之義安得

君子立誠猶不成忠臣勵節豈可從遂事不諫無辜

予違汝弼子不○賞諫臣苟直言君宜不匡賞恩

其上尚或能盡其忠無賞齊威出令具納臣道諫門

貴忠國章賞勸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孤

乘危僥倖雖勝天佐也不可為常諸君請賞秩君

前諫萬安之計故相賞後勿難言也漢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諫

可採取者秩升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悶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諫父母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孝而箴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下氣怡色

而隨之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

孝悅則復入則事父兄子悅家之肥也諫起更也

家壞父慈子孝自王已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以補察其過傳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有隱不稱

不犯顏諫諍也天性人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不犯

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子承志

曰君子弛其親之過弛勞而無怨子云從命

不倦勞而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怨可謂孝乎

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死葬之

蒸蒸又不格姦言舜能和之以孝使瞽瞍亦允若

信能順
於善也
孜孜
蒸蒸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孝經 孝在色難 諫言遜 逆耳之言 因心 父父子子

在於交遊 尚不成人之惡 矧伊子道 豈宜陷 禮曰子諫

父母不悅與其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 言使父

寧不悅而熟諫 諫熟極也 愛親 父直而事主 則高面 折之忠 孝乃安

親 宜盡色 難之養 雖色難之養 所貴 而面從其違 得非

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 父母惡之 懼而 吳祐諫寫書 後

吳祐隨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

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

氏不之 季子乎 諫朋友 子寧以他規我敢以此規過

贈言 敢不盡心 吾嘗 官師相規 言官眾互

書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相勸以義 勉相

以成人之美 君子忠告善導 忠告而善導 君子以

友輔仁 有切蹉之道 朋友切切偲偲 相切責也 孜

孜勸善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

人亦不失言 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 儒有聞善

以相告 莊子曰 其人相視莫逆 成我者鮑叔

芝蘭之契 芻蕘之言 膠漆之義 藥石之規 刎頸之義 須

深 逆耳之 善而相告 是為知 過也不言 無乃成

箴言孔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

李晟在鳳翔嘗曰魏

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事公勲德何希
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
豈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大慙故
晟每進對蹇諸道饋獻常袞天子誕日諸道爭
蹇盡大臣節節諸道饋獻以侈麗奉獻文帝還
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
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
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類出或無所論
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

諍帝輒詰所以然李博聞謹言以廣視聽

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謹
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
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致而待且
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
懷厭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十四年校獵同州
急

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纒十二常日贊調已願竭

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帝璽書褒納願竭

狂瞽王珪太宗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

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

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

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皇太子驟諫宗嘗怒

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

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繼之兒在吾

膝前見朕悅諫熟帝幸號國夫人第陳元禮帝

矣故有今日言也帝幸號國夫人第幸號國夫

人第諫曰未宣勅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
清宮正月望夜帝出游復諫曰陛下必出遊願
歸城闕帝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舩宗幸安樂
不能奪也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舩宗幸安樂
公主池主請御舩安石曰御忠臣不避誅震
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忠臣不避誅震
用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諫曰離宮別觀固
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不

愛人而奉已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有諫

臣風柳公權與周輝同對論事不阿輝為惴恐

諫議大夫問郭收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答

曰收誠勳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帝曰女

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

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申錫之

官送伏閣泣涕諫王質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

女還延英召見泣涕陳諫穆宗立不卹國事鄭覃以

帝稍寤申錫得不死諫議大夫穆宗立不卹國事

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

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

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縢所出固民膏

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予願節用之母今有

司重取百姓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

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有闕下能盡規

忠也因詔覃曰閣下殊不欵欵後有為我言者

當見卿延英時閣中身危吳兢明皇初立收還

奏久廢至是士相慶身危權綱銳於決事羣臣

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

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

身危之禍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

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恐天下骨鯁士

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朝有諷諫猶髮

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東封太山道

中數馳射為樂上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

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將幸東都裴度帝將幸

危朽株之殆帝納之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

諫不納度從容奏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

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

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因止行伏閣言訓

險邪高銖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

矣敬宗視朝不時高元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

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吐蕃盜

邊帝欲自將兵討蘇廷碩吐蕃盜邊諸將數敗

討之廷碩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

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

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躰肉不登郊廟

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犬羊蚊蚋語勝

哉吐蕃入寇帝欲避狄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

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内外恟

與臣等計乎因俯伏脫巾帶固諫宗遂免苑中

流涕天子為感寤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

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為止

額叩龍墀劉栖楚為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

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者初

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

内日晏乃作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

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

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

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

傳詔毋叩頭待詔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

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有詔慰喻乃出

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

以諫議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

大夫召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

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

息以是勤勤儉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

節田游舶賈獻沉香亭材

承天意舶賈獻沉香亭材

沉香亭材漢諫曰以沉香

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治

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

公主諫

人妻不容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羣倡處帝為免

賢妃極諫

太宗賢妃

徐惠貞觀

阿思布妻

出每進諫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徵每犯顏進諫

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帝曰

為朕言玄齡等對曰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太宗好持論與

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劉洎太宗

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甲抗尊雖愚自強不可得已

陛下降慈旨解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不面從

飾辭援古而逆其議哉臣聞天子有爭孫伏伽上言

此天下有不治哉臣雖無道不失聖人大德在能納諫

其天下隋失天下招諫謂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

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

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張

珪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珪曰犬馬

非上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願省無益之

故救必然之幸諫戍疏勒四鎮時發兵戍疏勒四

鎮仁傑諫曰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

之資以爭碣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

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

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又昔漢元帝納賈捐之

謀而罷朱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田貞

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

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云武后幸玉泉祠欲

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御腰輿王方慶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

危就橋安帝乃徙橋今山河危峭墜道曲狹比

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為

罷從官賦詩獨以規誠李曰知初安樂公主館

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它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廷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朱敬則諫 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諸將大臣

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鈞罪

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願鑒

秦漢之迹考時事之宜**魏徵嫵媚** 魏徵帝大笑使天下更始后善其言曰人言徵舉

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苑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中望昭陵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

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侍宴奏舞至慶善樂則諷玩無斃帝本以兵

觀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舞至慶善樂則諷玩無斃舉有

所諷切**徵上十漸言** 比侍功業之大負聖智之如此

罪遠裔親仰者阿肯不敢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

有道之君 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志驕於業泰體

逸於特安 太宗賢如徐惠言翠微王華等官雖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

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

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以忠良為**

腹心 憲宗皇后郭氏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母

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歸過于

自是改幸稀小兒武扑等不復橫賜矣**歸過于**

上 陸贄陛下謂諫官論事歸過于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

見六占三九

三五

三五

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獨孤及上疏下

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

容其直而不錄其言其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

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帝縱弛日晏坐

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

朝六七日臨朝天下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

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願

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

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

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容直言

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治象也元稹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

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

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

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

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

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

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

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

獨孤及上疏下

容其直而不錄其言其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

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帝縱弛日晏坐

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

朝六七日臨朝天下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

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願

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

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

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容直言

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治象也元稹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

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

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

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

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

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

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

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

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得

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下之志沛然而通合天下之

智治萬物之心人人各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

之親慈母也雖欲請廣諫貞

誘之為亂可得乎請廣諫貞

諫貞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眾耶

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顏敢諫

於地下

息時忌切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

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

今臣之來有司或不取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

心退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

固臣之願也所不知臣

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

過古晁董

左散騎常侍

臣幸得從四子游

於地下

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

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
伏以為過古晁董矣而畏中官毗睚不敢取

獻賦先朝納誨母棄忠言李德裕臣在先朝嘗
獻大朝賦以諷四曰

納誨諷母**論執彊鯁**白居易後對殿中論執彊
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

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
我巨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

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
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批逆鱗**

犯忌諱姚崇奏十事燕飲融韋丹將以忠被罪
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

犯忌諱**剗拂帝短懇到深切**贊及輔政不敢自
顧重事有可否必

言之所言皆剗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
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

固爭孟簡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
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瓘為招討使簡皆固

爭詰延英言不可狀以願竄吾名雷霆之下
悻切出為常州刺史

見拾遺門**勸順納諫諍**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虜而
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

為讜**教拔聲析句左右皆曉知**畢構敬暉等表
言上

詔當諫教拔聲析句左右皆曉
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帝冲逸好宮室**

畋獵李程敬宗初同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
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

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
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以切諫引居要職**吳

太宗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
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

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
人之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

蕪辭拙**唐安公主厚葬**姜公輔同平章事帝徙
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

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
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

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
之葬不欲事塋壠令累甃為浮圖費甚寡約不

正

見六古三九

正

容宰相開預苟欲指朕過爾贊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徵而彌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買直售名爾遂下遷以死請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太子左庶子以死請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把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無遷退極道不可以死請犯遂廢本傳

諫諍路絕 李林甫補闕杜維為下邳今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飶三品芻豆一鳴黜之矣後利發及蕃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

夷酋長入仗內 呂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

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犇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切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

俛首噤默 孫伏伽帝語裴寂蕃夷出仗本傳

諫臣盈庭忠言 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

不聞 楊虞卿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庭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相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墮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數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瞻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躰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

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

吳湊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士治墳農事廢湊候帝間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鐘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銜噤自安耳若反復啓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叵云罪何

臣下畏怯自為循默 段平仲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

臣畏帝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直士杜口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耳

李絳見浴室殿帝曰此諫官多朋比論事不實昔留諍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蹇諤之士去而不顧** 吳兢上言我不知諫之益

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

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 **獻納** 李泌贊曰觀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 **伏閣上疏** 張澤張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

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貞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獨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

已五代史昇視極諫閩王曦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

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

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

死以繩繫頸掛于木八旁引曲釋今人平居無

而乃絕五代史六十八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壘壘釋釋使樂

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于君臣之間論諫書

杜諤諤造庭陳黯答問諫者肉視虎狼輟食廢

寢陸宣公奏議太宗招延詢諫輟食廢寢洞朝

焉宴焉入則諫焉文粹盧元輔胥山銘夫差既

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

焉入則諫焉孰謂知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

而車甲已奪於歲矣持祿養資李林甫固寵恃

蟹稻已奪於歲矣資無敢正言者抗音正諫陳子昂言不能歷

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抗音正諫丹鳳抵濯龍北面

正諫聖人之罪人也輿人之誦不可輕

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輿人之誦不可輕

寺書臣聞衆心成城衆口拆檻牽裾犯顏迴慮

鑠金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拆檻牽裾犯顏迴慮

柳伉請誥程元振疏寺臣載路多士吾用休社

盈庭竟無一人拆檻牽裾犯顏迴慮吾用休社

稷計矣韓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

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

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

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

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

計直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

必安吾用休社稷計矣漢高赦周昌之對晉武

受劉毅之譏吳兢上疏曰比見上封事者言有

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

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夫漢高帝赦周昌桀

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相靈之譏况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邪獻無逸圖

崔植傳姚崇宋璟曉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
寫尚書無逸圖以獻勸帝出入勸省以自戒其
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排雲叫問
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

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
誠獨難韓愈詩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三十九

律